



## 淄川肉烧饼

□ 牟凯

关于淄川东关早市,最早听于岳母口中,是大约十年前了。当时刚过知天命年纪的岳母,经常将购买于东关早市的物品带到家里来。除了普通的吃穿用物,记忆深刻的还是大大的圆形的淄川肉烧饼。

一讲到淄川肉烧饼,记忆就翻涌而来。

2002年,姐姐刚从山东理工大学毕业进入实习单位,挣钱后常将好吃的带回家中,其中最让我高兴的便是淄川肉烧饼。异于常吃的火烧、烧饼,淄川肉烧饼个大而薄,上面布满了芝麻,酥脆而富有韧性的饼皮包裹着酱香浓郁的肉馅。一口咬下,先触碰舌尖的是面皮的脆韧微甜,伴随咀嚼,浓郁肉香充斥口腔,激活味蕾。肉香,饼韧,这种诱惑任谁都难以抵挡。碳水化合物

物中裹着腌制的脂肪,在烤制的过程中把几种香味混合融汇在一起,激发出人类最原始的味觉满足感。

在老家柜台,这种烧饼还不多见。驻外工作让姐姐回家的日期不是那么固定,但固定的是每次回家她都会带回肉烧饼。面对我的疑问,她总是浅浅微笑着说:“路过同学家时带回来的。”在青春期的似懂非懂中,姐姐口中的同学也变成了姐夫。

接下来,去淄川的机会也多了,每次坐公交车从淄川区医院下车,步行去姐姐家时,都会在路边遇到肉烧饼的移动摊点。一辆摩托三轮车改装的烧饼铺,一张桌子,一盆肉馅,平铺了一层芝麻的木托盘,一大瓮和好的面,放在三轮车上,老板热情招呼着购买的食客,老板娘熟练地

做着烧饼。先把肉馅包进面粉剂子,在一个被称为“汤婆婆”的陶瓷器具上面,把面粉剂子平整地抹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把成型的面饼平铺在木托盘里,里面的芝麻就均匀地沾满了面饼的一面。将面饼拿出来,沾满芝麻的一面朝下放在笊帚上,再用笊帚把面饼焐在烤箱顶部,过个三五分钟,就可以把熟了肉烧饼取出来了。

姐姐嫁到淄川已20年,用妈妈的话说是柜台人嫁给了淄川人。巧合的是多年后我也娶了淄川人为妻。慢慢地,淄川变成了牵挂,牵挂变成了远方,远方变成了亲情的思念!多年过去,姐姐姐夫已搬离了淄川,但是每每吃到淄川肉烧饼,就会想起那些年的故事。近期因工作原因,我也离开了家乡,回家时的一张淄川肉烧饼让自己感悟颇多。

童年时觉得写不完作业是烦恼的,中学时觉得学业压力山大,大学时觉得找工作是迷茫的,恋爱时觉得烦恼和甜蜜是分不开的,为人父母后觉得培养孩子的成长是如履薄冰的。年近不惑,回头看看,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从前以为不能跨越的,最后都笑着慢慢接受了。生活充满了想象,遗憾不过是常态,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享受过程的过程!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无力感,接受困惑和遗憾。你只需要平静下来,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走的路走完。生命那么短暂,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和完美人生。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咬了一口烧饼,让自己悟到了生命的感动!

## 萦绕心扉之抒怀

□ 卞奎

上苍撒了一把珠子  
投向这片土地

这地界果真  
熠熠生辉

好山好水  
好人脉  
载歌载舞  
八面升平

有水晶般的琉璃  
有云霞般的绸缎  
还有写尽天上人间的  
奇特故事  
更有做出豆腐箱子的  
美食链接

洋溢着 那么多  
好诗章 好声音

我还记得一个  
热心肠的老艺人

当年他在遥远的地方  
支边  
他用琴声  
唤醒了懵懂少年人的心

那些学了音乐的  
少年  
现如今成了作曲博士  
成了乐团的提琴手  
歌舞团中  
不少演员是他的学生

而今功成名就的人们  
结伴来这儿看他  
他的喜悦  
刻上了白发鬓角  
是啊 这片大地和人  
平凡又可亲

不由得想起了  
此地的烧烤  
其香气——  
缭绕四方

二  
有人在远方  
呼唤你

穿越时光  
穿越空间

也许你  
嗅到 一股股  
山野中的花香  
也许还夹杂着  
海子上的咸渍

你不知道  
呼唤者何人  
可你或许能猜出  
那会是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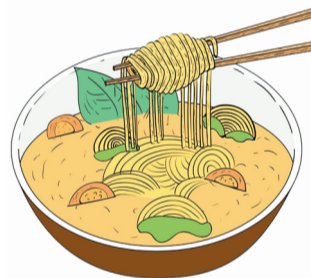
热情的你回应  
你的回应混做  
如梦似幻的和声

有起伏  
有节奏  
有旋律

那声浪可以  
传得更远  
五花马呀  
青铜剑呀

时光的隧道中  
这呼唤回旋荡漾  
永远不会老去

## 萝卜缨糊汤面



□ 魏霞

“神仙闻到糊涂面,也要门前站一站。”入冬,有人喜欢涮火锅,有人喜欢喝羊汤,我唯独对糊涂面一往情深。独宠糊涂面,缘于有记忆而又真诚的胃。小时候,细粮短缺,母亲常给我们兄妹做糊涂面吃,特别是冬天,几乎每天中午都是糊涂面。而做糊涂面,在那个粮缺菜少的年代,离不开萝卜缨。

萝卜缨是糊汤面的绝配。收了萝卜后的萝卜缨,母亲舍不得丢掉,选择青嫩些的,辫起来,挂在屋檐下,大姑娘的辫子似的挂了一串又一串。经过风吹日晒霜浸,青绿色的萝卜缨褪去了羞涩,变成了成熟的黄褐色,这样的萝卜缨做出的糊汤面才有一种干菜独特的味道。

要做糊涂面了,母亲早饭后就从“辫子”上拽下两把干萝卜缨先泡着。面擀好,萝卜缨捞出切碎,母亲开始点火烧水。水开,把萝卜缨先下锅。萝卜缨身轻,入水就翻筋斗。等它们翻得筋松皮软、舒舒展展,白水变成了浅褐色,再倒入搅好的玉米面糊。玉米面糊入锅,见了萝卜缨如见了阔别多年的旧友,短暂的冷场后,立马热络起来,热情地裹着萝卜缨一起翻滚,待翻滚得黏黏糊糊,玉米面的香

味顺着锅盖的缝隙刺溜刺溜往外跑,再把一条条玉龙似的面条赶入锅。

玉米面糊糊见来了新伙伴,欢快地吐泡泡,裹着萝卜缨拽着面条跳舞,直跳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密得不可分离时,撒盐,熄火。这时的锅里像花朵盛开的花园,黄色的糊糊,白白的面条,褐色的萝卜缨,还没吃,看看就流口水。

至此,母亲认为糊涂面还不够完美,她会给糊涂面锦上添花再添一笔——炝葱花油。将炒勺架在蓝色的火苗上,勺热倒油,油热下葱花,只听刺啦一声爆响,油的香被葱花激发了出来。起勺,将油泼到面上,勺子往锅里一戳,葱花香油的魂魄就在糊涂面里得到了畅快淋漓的释放,发出噗嗤嗤的声响。母亲忙用锅盖去捂,葱花香油的香性子烈,捂是捂不住的,瞬间,满屋飘香。

迫不及待地舀上一碗糊涂面,哧溜哧溜三下五除二下肚,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熨帖得热乎乎。

大鱼大肉常吃会烦腻,而素颜朝天的糊涂面则百吃不厌。母亲做的萝卜缨糊汤面,既节省了细粮,又搭配着越嚼越香的粗粮,挡饥、美味又营养,不仅抚慰了肠胃,还温暖了那个缺衣少食的年月。

如今粮足菜丰,每到冬天,我还是喜欢吃萝卜缨糊汤面。面至如归。吃糊涂面时,那潜在记忆深处的低矮的老屋,老屋里弥漫着的萝卜缨糊汤面的香,会随着母亲在心里一并归来,仿佛我还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仿佛母亲还在,也还年轻。所有山高水长的绵绵母爱,都齐聚在了一碗萝卜缨糊汤面里,温暖了我的一个又一个冬天。

## 土地上奔涌朵朵浪花

□ 张修东

住在城市,整日与钢筋水泥接触,与车水马龙擦肩,静下心来,总感觉心底空落落的,嘴上却说不出缺失什么。

临近采暖期,我和妻子回到矿区的巢,那颗躁动的心似乎找到了些许稳定的根基。

走出社区不远,就是广袤的土地和一览无际的田野,视野顿时开阔。土地是我的挚爱,见到它,如同见到久别的母亲,暖流上升;土地,是情感的寄托,拥抱它,就像与久违的亲人相会,话,不用多说,泪,挂在眼角……

很欣赏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这些年,我时常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一遍又一遍朗诵,心里漾满欢乐,随着年龄增长,体味愈发深刻。

土地,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更是永远歌颂不完的主题。

多年前,有位文友出版第一部诗集,叫做《泥土灯盏》。他生活在农村,诗情画意自觉沾染了泥土的芬芳,与土地接触的时空万物自然有了灵性,接地气的诗歌于是被赋予鲜活生命。

只要在农村生活过,与土地打过交道,就会与土地建立起难以割舍的感情。

邻居曾在野外开垦出一小块菜地种瓜种菜。自给自

足,是一种生活能力,更是发自肺腑的热爱。挖出的小地窖用于秋收冬藏,萝卜、地瓜都有了着落。土地从不索取,却年年向人们无私奉献。

在初冬的原野走走,大片裸露的土地呈现眼前,倍感亲切,尤为感动。你猜,我见到了什么呢?我见到了——土地上奔涌着朵朵浪花!

拖拉机拉犁翻地之后,成块的黏土喷涌、翻腾着,像极了大海漫卷的浪花,一朵接着一朵,一缕接着一缕,高低错落,甚为壮观。想起前些年在

煤矿地层深处,见到的地层结构也是这样波澜壮阔,闻听小虫低鸣,潜听生命的深层叩问,进而懂得珍存当下,真是一种透彻心扉的享受。

